

散文

## 荒原深处有片海

朱蜀英

我所在的石油小城已是黄河尾闾。万里黄河,奔流到我们的城市,已经离海不远了。

脚下的土地,生活的地方,就是东营,就是黄河三角洲了。万里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,雪山之巅,清流潺潺,经黄土高原,劈山过岭,一染苍黄。再过中原,天悬一线,到了这里,水终于可以静静地流淌了。陪伴它的是咸涩的海风、苍茫的荒原。荒原的时间深处,是一片大海。

行进在荒原,永远是无边无际的感觉,你似乎永远也跑不到头,也望不到边。这无边的旷野,是如此让人向往,又让人充满了敬畏。

我在20岁的年纪,来到这里开启了石油工人的生涯。那时候的我,年轻健壮,充满了青春的活力,对未来总是充满了无数的憧憬。

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石油工人并不容易。首先就是要练习好基本功,打绳绳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。“上三下四”,是硬杠杠,必须达到。从绞车里拽出一截钢丝,用脚踩住,再用膝盖缠住,这样一股子力气就可以专用在打绳冒上了。左手钳子捏住钢丝,右手使劲将几下,钢丝就变得顺溜了,然后打出一个漂亮的圆圈,继而再如绣花般,一下下将底层四圈打好,继续上盘三圈,一个漂亮的绳冒就大功告成了。

看着师傅们打绳冒轻巧的样子,拿在我手里的钢丝直愣愣的,怎么也不听话。我急了!这还能行吗?女孩子就不能打起一个合格的绳冒吗?看着师傅们有些同情的样子,我并不服这口气。休息时间,师傅们聊着天,我和一截废钢丝较上了劲,手渐渐不听使唤了,火辣辣地疼。

司机姬师傅看不下去了,又不好直说,就换了个话题:“你不是想看看大海吗?我领你去!”

姬师傅在前面走着,我在后面跟着。走着走着,身后的测试车就成了一个小黑点,模模糊糊的。大海怎么还走不到呢?我的心里着急起来,远方的天和地交织在一起,我们仿佛走入一片太古之地,周围安静极了。灌木丛似乎更沉默了,海的咸涩也许早已将它们淹没。姬师傅那时候40多岁,平时话不多,很沉稳,队上的同事们都很敬重他。那天他讲了些什么,我记不清了,但有一句我记了一辈子,“孩子,你看,大海就在前面,可我们越是心急,越是到不了”。

师傅的话让我的鼻子一酸,落下泪来。石油工人不也是百炼成钢嘛,遇到困难不算啥,继续努力!

走过四季,走过回忆,荒原上走过多少路,我也不记得了。风餐露宿有过,面朝大海有过。只是又一个春暖花开之时,我离开了奋斗过的地方。

岁月的风霜如年轮深深刻入生命的履痕。不知何时,回忆成了我的梦中片段。谁又能忘记年轻时的往事呢?它像极了昨夜星辰昨夜风,璀璨着曾经的梦幻年华!

多年后,走在街上,我和姬师傅偶遇。他伸出了大拇指:“小朱都成了我们油田的女作家了,好样的!”那时候的我已经在省部级的报纸杂志发表了若干作品,但对于姬师傅这句话,我倍感温暖。

## 一个人的电影

陈 辉

坐进电影院,我才发现,自己是放映厅里唯一的观众。本来是想散步街头,走着走着,看见路边有个电影院,连电影名字都没有看清就买了票,把自己放在了舒适的沙发椅上。

每天忙忙碌碌,突然一个人坐在安静的电影院内,都有些不习惯了。环看周围,座位不多,但装饰非常得体,几盏小灯,让整个观影大厅多了一种融洽的气氛。看电影,对于我来说,仿佛是久远的事。

记得小时候,每次看电影,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。只要听到挂在电线杆上的喇叭传出放电影的播报声,基地中的老老少少就奔向露天放映场。为了抢到一个看电影的最佳位置,我和小伙伴们总是拼命往前跑。

由于放映场地是泥土平整的一大块空地,先跑来的小伙伴就拿着树枝或小木棍,迅速在地面上画个大圈,然后站在圈内,高叫着“这是我们的”;紧接着,一个圈一个圈就挨着把放映场地面给瓜分了。每个圈内,都有一个小男孩或小女孩站着,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趣事。

那个时候,放映的多是爱国主义影片,很多电影会重复放映。其中《英雄儿女》我就看了无数遍,那一句“向我开炮”的画面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时的露天电影放映条件非常简陋,两根电线杆相隔数米就可以拉起一个电影布帘,前面放着一支支架型放映机。当然,在电影放映前,那一个圈内,早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凳小椅。然后,陆续到来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,还有许许多多的孩子,组成了一个庞大而热闹的看电影阵营。

孩子们围着场地边玩耍边等待电影的开始,不时还有叔叔阿姨递过来一把瓜子或者是一个苹果。大家在露天电影场热热闹闹地聊天,直到电影开始,一切回归平静。一双双双眼睛,目不转睛地盯着高高悬挂的电影布帘。

时光,总是流动得太快,转眼,自己也是人到中年,许多过往,都在记忆中了。对于看电影这件事,在忙碌的日子里已经淡化。如今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,一家家电影院新潮气派,我却很少走进去了。

灯熄了,一束光线闪动。眼前是现代战争的场面,飞机导弹,航母潜艇……一部《战狼》,其中“犯我中华者,虽远必诛”这句话,再次让我热血沸腾。祖国强、人民富,我们才能有幸福的生活。

## 我们这十年

张逸云

虔诚、敬畏、激动……

站在巴陵石化展厅的热塑橡胶展位前,目睹琳琅满目的展品和一张张整齐排列的专利证书,我的心,禁不住一阵颤动。

这曾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绿色革命,活跃在湖南岳阳绿色化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巴陵石化人,用赤诚和热血,吹响了我国橡胶工业向热塑橡胶进军的集结号。

时间回到1985年夏至,太阳直射北回归线,骄阳炙烤的夏季真正来临了。那年的夏至,对“老橡胶”蒋仁贵而言意义非凡。

兴奋、喜悦,还有忧虑,更多的是泰山压顶一般的负重。

蒋仁贵差不多两天两晚没合眼了,车间、质检室、办公室三点一线来回跑。两眼肿成了桃子,疲惫得走路两腿打哆嗦。妻子送来的一罐鸡汤,他喝下小半碗,放到茶几上就不再理会。

巴陵石化生产的顺丁橡胶,一直是企业引以为豪的龙头产品。1969年,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,在幕阜山脉北端黄茅山下的云溪山沟建成了全国首家橡胶生产基地。1982年和1988年,巴陵石化顺丁橡胶工业生产技术,两度获得国家质量金质奖章,成为国产橡胶的佼佼者。

响当当的产品,企业如日中天,可厂长蒋

仁贵脸色凝重,一丝隐忧从他的心头掠过:受先天性条件制约,巴陵石化顺丁橡胶这类产品拉伸效果差,抗撕裂强度及机械性能等技术指标均不尽如人意,无法实现更大发展。换句话说,倘若躺在往日的“功劳簿”沾沾自喜,要不了多久,企业终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。

蒋仁贵沉默了。他闷葫芦似的把自己关在办公室,不会客、不召集会议、不听汇报,拉上窗帘,一连几天都是这个样子。

就在全厂上下深感疑惑之际,蒋仁贵突然顶着满头烟雾拉开房门,把厂领导班子聚集起来,亮开嗓门摆起了“龙门阵”：“橡胶厂唯一的出路就是先人一步,实施产品升级换代,发展性能优异、符合巴陵石化实际的锂系橡胶(热塑橡胶)!”

他摊开草拟的几份文件资料,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引进锂系橡胶SBS技术,生产先进的热塑性橡胶产品。

此言一出,大伙儿惊呆了,一双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。

热塑橡胶,又称热塑性弹性体,常温下显示橡胶弹性,受热时呈可塑性的高分子材料。

这类材料兼有热塑性的加工成型特征和硫化橡胶的橡胶弹性性能。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现,1965年后得到少许应用。之后,国外发展异常迅速,构成了新的工业原料体系,取代天然橡胶、顺丁橡胶,成为“第三代橡

胶”,给橡胶工业带来重大革新。

业内搞科研的都清楚,在顺丁橡胶装置上搞中试,开发SBS生产技术,被誉为“刀锋上的舞蹈”,在设备、技术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,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,业内还无人尝试。这个在湖北生活多年的四川汉子,身上却不乏湖南人“霸得蛮、耐得烦”的特点,带领他的技术攻关团队开干。

夜色深沉,黄茅山下灯火通明、机器轰鸣,热塑橡胶中试紧张有序进行。熬了好几天几夜的蒋仁贵早已疲惫不堪,仍笔直地坐在办公桌前,频频用对讲机向车间、检验室发布优化配方和工艺的各项指令。

取样、送样、检测……任何一个细小环节都得按标准操作,一个数据不落做好原始记录。

检验报告单堆到了半尺高,质量不稳定,部分质量指标波幅较大。再调整配方,再调优工艺,再取样,再送样,再检测……如此循环往复,质检员往返车间和检验室,步履匆匆。

时针指向零点,漫天星光闪烁烁,质检室负责人一阵风跑进来,兴冲冲向厂长蒋仁贵递上一份质检报告:9项主要质量指标全部合格。

蒋仁贵盯着质检报告看了小半天,高高举起的手,轻轻拍在质检室负责人的肩膀上,丢出口音很重的四川话:“好嘛,好嘛!”



黄河秋韵

李长义 摄

## 大漠戈壁“花木兰”

秦 琪

蔚蓝天空下,塔里木河蜿蜒流过被誉为“死亡之海”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。没有洪水来袭的时候,河水沉静得宛若一块碧玉。盆地中央塔河湾区钻机隆隆作响,生产现场锦旗招展,一场勘探扩边的战斗正在打响。

殊不知等待它的还有一场如期而至的相遇。

“我们刚刚在顺北新区取得了油气勘探重大发现,广阔天地已铺就,就靠你们来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了!”2017年春天,在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校区,西北油田的招生见面会异常热闹。一张张让人热血沸腾的宣传画,一句句热情洋溢的话语,让该校研究生王营的心禁不住飞向大西北。她坚定地迈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步。

2017年仲夏的一个清晨,一辆大巴从乌鲁木齐出发,载着40多名大学毕业生奔赴崭新的工作岗位。车沿天山山脉蜿蜒前行,车窗外起初还有寥落的不知名的荆棘丛,渐渐地,整个戈壁滩放眼望去除了黄沙再无他物。也许是天色渐晚,也许是劳累,刚上车时还说说笑笑的一车人都沉默不语。莫名的失落感,涌上王营的心头。

“作为工艺防腐岗技术员,42套阴保系统,710个管线测试桩,4个内

腐蚀监测点、128个外腐蚀监测点的情况你都得掌握,保护好油田922公里外输‘大动脉’是我们的职责。”不等她伤感,密集的工作扑面而来。

“今天要干什么?为什么要这么干?应该怎么办?你先来说说!”因为班前会上被所长“提溜”得脸蛋儿通红,王营暗自加码,要求自己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办公室,列出当天要注意的关键参数和节点,在脑海里把要做的事预想一遍。

一次施工中,王营需要对乙方提供的物资——高硅铸铁阳极进行检验。可承包商见她是个单薄的小姑娘,就站着不动。王营拿出事先准备好的《承包商管理规范条例》,让承包商无话可说。一次次的“事先预演”,一点点的工作积累,让她在工作中愈加熟练。

戈壁里气候恶劣,夏天大地炙烤得冒烟儿,冬天寒风刺骨。王营偶尔也抱怨两句。但只要是需要,她背上“百宝箱”,里面装着万用表、参比电极和电表就出发了。每这时,王营都觉得自己像沙场出征的“花木兰”。最忙的时候,她一个月得有20多天都在戈壁滩里穿行,回到办公室还得赶紧梳理当天测取的数据资料。

“作为工艺防腐岗技术员,42套阴保系统,710个管线测试桩,4个内

“只有荒凉的沙漠,没有荒凉的人生!”那一次,站在演讲台上,王营褪去初来时的青涩,大胆地抒发自己对岗位的认识、对工作的热爱。随着领导的肯定和工作成绩的正反馈,王营发现她慢慢地爱上了自己的工作。

理论上的知识充盈加上实践上的多次历练,把王营培养成了防腐领域的行家里手。哪个阴极站容易出现不稳定状态,哪段管道容易防腐,她都能滔滔不绝,如数家珍。单位连续三年管道穿孔率箭头向下,防腐工作年度考核也一直保持在前三名。油田公司先进个人、防腐先进个人、青年岗位能手……一个个荣誉证书如雪片般飞到她的手中。

“敢为人先,创新不止!”不让须眉的王营转头攻坚“全面质量管理”这一山头。短短两年,《降低TP13-2原油管线法兰处内腐蚀速率》等多项QC成果荣获集团公司、自治区表彰。她被评为“中国石化全面质量管理评审员”,成为11名QC成果评审员中最年轻的一个。

在党支部开展“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”活动中,王营回顾了十年的成长变迁。她感恩与石油事业结缘,并许下誓言,将一颗匠心奉献给大漠戈壁,在千里“大动脉”的钢铁架构上绽放出璀璨的青春光芒。

散文

## 拥抱香樟树

康保平

成都的秋,艳阳高照,日光依旧强烈,将大地照耀得格外光亮。

西南油气分公司地质中心实验室的院子里高耸直立的香樟树,俊秀飘逸,在艳阳下苍翠挺拔。风儿吹来,树叶“沙沙”作响,如同美妙的乐声。随风荡起的深深浅浅的绿浪,仿佛是欢呼雀跃的“人群”。

“这是我栽的香樟树,让我抱抱。”“时间过得真快啊,种树的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啊!”“是啊,我们1965年从吉林长春入川,1970年转战重庆,1982年迁至成都,盖实验楼、种香樟树,一晃40年了,想起来像做梦似的……”

你一言我一语,一群地质实验所退休的老干部、老专家、老同志,他们或拥抱或抚摸亲手种下的香樟树。老朋友久别重逢,个个笑得像孩子。

听这些前辈讲,1982年建实验楼时,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。怀着对公司未来的美

这说明,代表中国工业的第三代橡胶产品取得了中试成功,我国热塑橡胶生产技术,能同西方发达国家同类产品技术并驾齐驱。

SBS热塑体产品应用迅速推广,在我国道路建设、治疗器械、电线电缆、家用电器等领域广泛应用。

2015年9月3日,首都北京艳阳高照,红旗招展、军歌嘹亮,声势浩大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拉开帷幕。在威武的三军仪仗队之后,是30支钢铁洪流组成的装备方队:新型坦克、装甲车、导弹方阵,铁甲雄风,气势磅礴。

蒋仁贵和他的团队成员挺直腰杆,坐在电视机前热泪盈眶。巴陵牌热塑橡胶,以优异的性能通过了全国人大检阅——单车数十吨装备车,平稳行驶在热塑橡胶改性沥青铺设的长安街上,路面完好无损。



诗歌

## 月涌黄河口

王晓红

当入云的钻塔在晨光中醒来  
涟漪在晨风中牵手游向远方  
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呼喚着岩层中的原油  
一只白色的水鸟打破了海味的晨光  
这是濒海的黄河三角洲深处

总书记来过一年了  
幸福的情景仿佛发生在昨天  
飞鸟、云雀还有采油小赵  
都听过总书记温暖的话语  
那话语就像一颗火种唤醒荒原  
也暖到小赵的心底,又悄悄地生长出力量

物探研究院的108位科研人员记得  
院里的玉兰树记得  
停驻在树上的飞鸟记得  
那天的风很安静  
那温暖的话语  
让这些年轻的心啊,跳得咚咚响  
激动得脸儿红到发烫

物探研究院的灯  
与月华如约亮起  
每一盏灯下总有一颗滚烫的心  
随着千里月光澎湃  
与黄河口的海浪一同奔腾